



做军嫂的日子

■ 马洁（云南）

那年冬天，我不知不觉步出了少女天真烂漫的光环，登上军嫂的舞台，开始演绎漫长的军嫂故事。总认为坚强的我足有那份勇气和力量演好这个角色，然而，现实生活远非我想象的那样。一个情字，将我和远在边防的他牢牢地拴在一根弦上，我们在异地演奏着共同的曲子。那时，青春的我面对冷冷空房，唯有用泪水倾诉无尽的思念、牵挂、落寞。

十月怀胎。爱情将孕育出新的生命，延续着我们爱的未来，那份欣喜和激动使我坦然面对一切。纵然难以进食、呕吐不止的妊娠反应折磨，一天天增重变粗变笨的身子，身边缺少亲人的照顾，但孤独的我依然乐观地面对生活。下班之余听音乐、散步，让空着的心充盈千扯百挂的相思。

随着我们爱情的结晶——女儿降临，爱人也在我千呼万唤中探亲回来。面对娇嫩而啼哭不止的婴儿，

我束手无策。但，爱人承担起照顾我们母女的重任。那些日子，我觉得生活如此厚爱我，仿佛女皇的我心满意足。女儿也在我俩的精心呵护下一天一个样，可爱极了。这一切令我欣慰，也坚定了我做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的信心。但相聚的时光那么短暂。

爱人归期逼近，细心的他为我们母女备好家庭药箱。临走的那天清晨，他抱起酣睡中的婴儿凝视很久很久，一阵满足一阵黯淡。对我千叮咛万嘱咐：带好女儿，照顾好自己。爱人轻轻的关门声，将我的心带走，也留下了他所有的爱。我的心下沉、滑行、空空如也。搂紧爱女的那刻，泪水滂沱而下。

以后的日子，孤寂的我在女儿相陪的同时再生些许绵长细腻的思念。休完产假，寒冷的冬天也悄然而至。我上班，女儿送单位托儿所。白天，一边是繁重的工作压力、严格的劳动纪律；一边

是幼女的啼哭、娘俩的生活起居。生活舞台的拓宽、伸长，令我疲惫不已。夜深人静，“十五的月亮”将我的思绪带到绿色军营，带到长长的边防线。那些日子，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，好像什么地方都丢不开也丢不得。强烈的责任心和浓浓的爱不容我卸下肩上一点点重负，再苦再难也得全部扛起，支撑着演好生活赋予我的那些本能的角色。

然而，我纵有千种情万种爱，又怎能估量孤身带孩子的艰辛？！那个盛夏的后半夜，外面电闪雷鸣、狂风暴雨；屋内婴孩发着高烧：喂药、用湿毛巾敷头……倾尽我所有的医学知识，但高烧不退。我把她抱在怀中，在自己的脖子上、胸口上紧紧熨帖着；把我冰凉的脸贴在她滚烫的小身体上，默默地祈祷——女儿平安，悄悄地哭泣——呼唤亲人。走过来、踱过去，心焦如焚、思绪混乱，盼天明、盼亲人、

盼雨停。然而，无情的现实怎知我做妈的心情？！远方的亲人正在睡梦中？！千种假设万种揪愁妄图将绝望而及将崩溃的我撕成碎末。那个时候的我仿佛天塌地陷般孤独无助！

天上牛郎会织女，地上军人见妻女。爱人再次探亲，捧回“三等功臣”奖章，女儿也牙牙学语，东摇西晃走路。初见那天，哭着闹着挣脱着不要他抱，躲在我怀里偷看陌生而似曾相识的他。那些日子，我轻松多了。他俩父女的感情日渐加深，爱人归期又到了。刚走的那天，女儿又哭又闹，伸着小手指着外面用稚嫩的声音喊：爸爸……后来的日子，又指着电视中出现的军人叫爸爸。女儿渐渐长大稍懂些事，也许看到托儿所的小朋友有爸爸接送，回家又缠着我要爸爸、找爸爸。卸下一个月的工作，满足女儿小小心愿，暂时结束相思之苦。

走进绿色军营，部队领

导的盛情款待，战士们的亲切关爱，令我感慨良多。漫步国境线，伫立界碑前，“有国才有家”令我思绪飞扬。那些日子，被拥为贵宾，受到盛情款待和尊敬的我，特别骄傲、自豪！

爱人转业，我也不再是“军嫂”。告别几千个长长相思夜，我已被磨炼得成熟、坚忍。然而，共和国女儿的血脉永远和祖国的命运和军营连在一起。不是因为军功章，更不是因为那点虚荣心得到满足，而是因为我炽爱撑起共和国亮丽天空的军人们。尤其是那些不畏生命危险，用血肉之躯抵挡枪林弹雨、浩瀚洪水、毒品走私的英烈们。

今天，再度回首昔日做军嫂的日子，有苦有乐更恋恋难舍，那绿色军营依然诱惑着我。

幸运饺子

■ 余文飞（云南）

女儿忽然想吃饺子，倒又勾出久违的馋欲来。

那些困难的年月里，吃饺子是件奢侈的事情，一年也顶多有两三回。还要在逢年过节的日子，进进出出地缠着母亲，弄些撒娇弄泼的情态，央得母亲无奈了，才动手做。

父亲割了肉回来，母亲的面也揉得差不多了。剁了肉臊子，拌上鲜韭菜、芹菜之类的辅料。父亲擀着面皮，母亲便拉上我们兄妹一起包饺子。

别看包饺子时我们嘻嘻哈哈，可都一个个留着小心，偷偷地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。

老家有个习惯，一顿饺子总要在其中一个的馅料里加点内容，就是放上一枚硬币。待饺子煮熟了，大家开吃，谁在吃的时候吃到那个藏着硬币的饺子，他（她）就是幸运，就昭示着他（她）有福有禄，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交上好运，万事吉祥如意。

一旦母亲从怀里掏出硬币，我们的眼睛都瞪得老大，直勾勾地看着母亲。母亲脸上挂着笑，熟练地拿起饺皮，放上馅料，把硬币嵌进馅料里，有板有眼地把饺子包好，放进盛具里。凑近一看，和其他的饺子没什么两样。我们不甘心，拿起那个饺子左左右右，上上下下地看个仔细，确实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母亲嗔怪道：“赶紧帮手，都说是幸运饺子了，谁吃得着只有天知道，只有我们家幸运的人才有福气吃得到。”父亲在一旁看了看母亲，又看了看我们，隐忍着笑。

饺子下锅了，我们不死心，盯着母亲把饺子三三两两地放进锅里，默记着那个放着硬币的饺子，直到它滑落锅里，被翻滚的汤水煮得起起伏伏，没了影儿。

盛碗了，我们守着锅边，看着母亲捞饺子，猜想哪个会是幸运饺子。第一碗是给爷爷的，母亲捞好后，吩咐我给爷爷端去。我细细地看了一番，确定没有标新立异的饺子，便端给爷爷。

一桌子的饺子都上齐了，我们迫不及待地这个咬咬，那个戳戳，看看我碗里的，拨弄拨弄你碗里的。直到看见母亲板着脸，我们才低着头，自顾自地吃，心里却在默默地祷告，幸运饺子在自己碗里才好。

咯嘣的声响是从爷爷嘴里发出的，爷爷抿了几下嘴，从嘴里拿出那枚油汪汪的硬币，看看我们，一脸歉意，呵呵地笑。

母亲绽开了笑脸：“爹，您肯定高寿哩！”随即摸摸我们的头，偷偷地把自己碗里的饺子拨几个在我们碗里，低声说道：“多吃点，好长高长大长智慧。”

爷爷过世后，父亲经常吃到饺子里的硬币。母亲也不失时机地对父亲说：“今年你肯定交好运啰，多挣得些钱，孩子们也多得多些肉吃。”

母亲偶尔也吃到一回两回的，却是父亲趁着母亲不注意，偷偷往她碗里拨上一个两个。母亲吃到时，总是一愣，随即看看父亲，满是嗔怪的眼神。

我第一次吃到幸运饺子是考取师范学校那年。中午拿到录取

通知书，母亲破天荒地在那个不是节日的日子里，张罗着要包顿饺子。

晚上，餐桌前，一家人都嘻嘻哈哈地祝贺着我。

一顿久违的饺子越吃越香。忽然，牙齿咯嘣一声脆响，我诧异地拿出嘴里咯得牙齿生疼的硬物，竟是一枚泛着油光的硬币。我看看大家，母亲和父亲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

身旁的母亲忽地一把把我揽在怀里，喃喃道：“我的小儿成了幸运的人了，将来一定有大出息。”

我感觉脸上一阵滚烫，一摸，是一滴热乎乎的眼泪。

父亲母亲双双仙去后，家里很少包饺子了。有时想吃，早点餐馆比比皆是，自是不必去费那些周折了。

因了女儿的提及，更因了那些酸酸甜甜的怀念，我对妻子和女儿说：“我们自己包一回饺子吧！”她们顿时来了兴致。

一边包着饺子，我一边给妻子和女儿讲那些年包饺子的陈年旧事。妻子也唏嘘着那些年的艰辛岁月，感叹那些日渐被时间和人性淡化了的有趣习俗。

女儿忽地歪着头说道：“奶奶肯定给包着硬币的饺子做了记号的，爸爸您们谁都看不出来，只有爷爷和奶奶看得出来。”

我一愣，是呀，母亲肯定给幸运饺子做了记号的。

我坚信，那种爱的记号，轻易是看不出来的。

鲁迅与周作人的精神分野

■ 姜宇希（云南）

上接 09 版

或“帮闲”的，宁可一个人在黑夜里跟“无物之阵”打，也不肯放下批判和反抗；周作人则选择了“独善其身”，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扔了，去追个人的闲适。

再往深层看，这背后所反映的是两种历史观。鲁迅的枣树，根扎在现实的土里，树皮上的伤是时代划的是社会划的，它的直刺是对历史循环的反抗——他知道“春后还是秋”，却偏不放弃对“春天”的念想，哪怕这念想只能活在自己死磕到底的坚持里。周作人的乌篷船，却像是漂在历史之外，他的江南水乡没有时代的风雨，没有社会的苦难，只有永远的宁静和闲适。躲开历史的结果，是他的文字渐渐没了现实的重量，精神世界也越来越薄，越来越白。

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，新旧搅在一起，风雨飘摇。读书人面前摆着两

道题：是接着打，还是躲起来？是直面现实，还是缩回心里？鲁迅和周作人，给出了两个答案。《秋夜》里的枣树，给了一代人一个精神样子——就算在黑夜里，也要挺直腰，清醒着，死磕着，守住自己。《乌篷船》里的乌篷船，搭了一个逃现实的窝，可最后，在时代的浪里，它还是迷了方向。

《秋夜》和《乌篷船》放在一起看，不光是周氏兄弟的分岔，也是 20 世纪 20 年代那批读书人精神突围的两条路。鲁迅的枣树，在历史的长河里一直亮着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象征。而周作人的乌篷船，终究在风雨里偏了航。这大概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精神突围，从来不是躲，而是像鲁迅那样，清醒地、死磕地，迎着黑暗，站住了，哪怕只是一棵秋夜里硬撑着的枣树——它的枝干，也要一直指向那片暗沉沉的天。